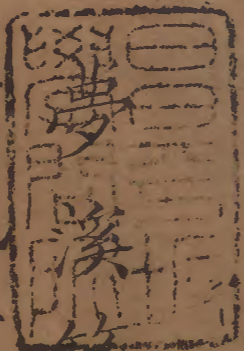


稗海 三十七

續補侍見小名錄  
補侍見小名錄  
侍見小名錄拾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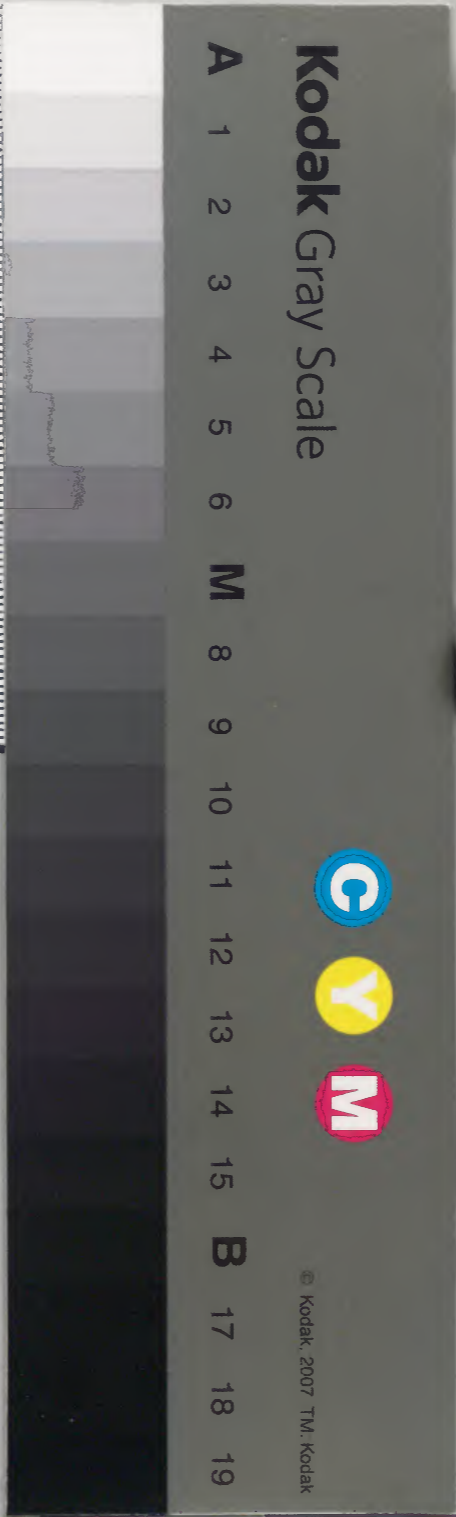


譚 廿五六

漢書門			
三	一	五	六
二	四	一	六
一	〇	〇	〇
冊	架	函	號

內閣文庫			
三	一	五	漢
七	〇	〇	書
〇	〇	〇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3157	
冊數	100( 37 )		
函號	370	44	



夢溪筆譚卷第二十五

宋知制誥沈括著

明會稽商濬校

雜誌二

一  
一  
一  
一  
一

官州寧國縣多枳首蚌其長盈尺黑鱗白章兩首文  
彩同但一首逆鱗耳人家庭檻間動有數十同穴  
如蚯蚓

太子中允關杞曾提舉廣南西路常平倉行部邕管  
一吏人為蟲所毒舉身潰爛有一醫言能治呼使  
視之曰此為天蛇所螫疾已深不可為也乃以藥

傳其瘡有腫起處以針投之有物如蛇凡取十餘條而疾不起又予家祖塋在錢塘西溪嘗有一田家忽病癩通身潰爛號呼欲絕西溪寺僧識之曰此天蛇毒耳非癩也取木皮煮飲一斗許令其恣飲初日疾減半兩三日頓愈驗其木乃今之秦皮也然不知天蛇何物或云草間黃花蜘蛛是也人遭其螫仍爲露水所濡乃成此疾露涉者亦當戒之

天聖中侍御史知雜事曹瑛使遼死于虜中無棺槨輦至范陽方就殮自後遼人嘗造數漆棺以銀飾之每有使人入境則載以隨行至今爲例

景祐中党項首領趙德明卒其子元昊嗣立朝廷遣郎官楊告入蕃弔祭告至其國中元昊遷延遙立屢促之然後至前受詔及拜起顧其左右曰先王大鎔有國如此而乃臣屬於人旣而饗告於廳其東屋後若干百人鍛鑿告陰知其有異志還朝祕不敢言未幾元昊果叛其徒遇乞先創造蕃書獨居一樓上累年方成至是獻之元昊乃改元

制衣冠禮樂下令國中悉用蕃書胡禮自稱大夏  
朝廷興師問罪彌歲虜之戰士益少而舊臣宿將  
如剛浪陵遇野利輩多以事誅元昊力孤復奉表  
稱藩 朝廷因赦之許其自新元昊乃更稱兀率  
曩霄慶曆中契丹舉兵討元昊元昊與之戰屢勝  
而契丹至者日益加衆元昊望之大駭曰何如此  
之衆也乃使人行成退數十里以避之契丹不許  
引兵壓西師陣元昊又爲之退舍如是者二凡退  
百餘里每退必盡焚其草萊契丹之馬無所食因

其退乃許平元昊遷延數日以老北師契丹馬益  
病亟發軍攻之大敗契丹於金肅城獲其僞乘輿  
罷服子婚近臣數十人而還先是元昊後房生一  
子曰寗令受寗令者華言大王也其後又納沒臧  
訛隴之妹生諒祚而愛之寗令受之母恚忌欲除  
沒臧氏授戈于寗令受使圖之寗令受間入元昊  
之室卒與元昊遇遂刺之不殊而走諸大佐沒臧  
訛隴輩什寗令受之明日元昊歿立諒祚而舅訛  
隴相之有梁氏者其先中國人爲訛隴子婦諒祚

私焉日視事于國夜則從諸沒臧氏訛嚨懟甚謀  
伏甲梁氏之宮須其入以殺之梁氏私以告諒祚  
乃使召訛嚨執於內室沒臧強宗也子弟族人狂  
外者八十餘人悉誅之夷其宗以梁氏爲妻又命  
其弟乞埋爲家相許其世襲諒祚凶忍好爲亂治  
平中遂舉兵犯慶州大順城諒祚乘駱馬張黃屋  
自出督戰埤者曠弩射之中乃解圍中創甚馳入  
一佛祠有牧牛兒不得出懼伏佛座下見其脫靴  
血澆于踝使人裹創舁載而太至其國歿子秉常

立而梁氏自主國事梁乞埋歿其子移逋繼之謂  
之沒審令沒審令者華言天大王也秉常之世執  
國政者有嵬名浪遇元昊之弟也最老於軍事以  
不附諸梁遷下治而歿存者三人移逋以世襲居  
長契次日都羅馬尾又次日關萌訛略知書私侍  
梁氏移逋萌訛皆以昵倖進唯馬尾但有戰功然  
皆庸才秉常荒孱梁氏自主兵不以屬其子秉常  
不得志素慕中國有李清者本秦人亡虜中秉常  
昵之因說秉常以河南歸 朝廷其謀洩清爲梁

氏所誅而秉常廢

古人論茶唯言陽羨顧渚天柱蒙頂之類都未言建溪然唐人重串茶粘黑者則已近乎建餅矣建茶皆喬木吳蜀淮南唯而已品自居下建茶勝處曰郝源曾坑其間又岔根山頂二品尤勝李氏時號為北苑置使領之

信州鉛山縣有苦泉流以為澗挹其水熬之則成膽礬烹膽礬則成銅熬膽礬鐵釜久之亦化為銅水能為銅物之變化固亦不測按黃帝素問有天五

行地五行土之氣在天為溼土能生金石溼亦能生金石此其驗也又石穴中水所滴皆為鍾乳殷孽春秋分時汲井泉則結石花大滷之下則生陰精石皆溼之所化也如木之氣在天為風木能生火風亦能生火蓋五行之性也

古之節如今之虎符其用則有圭璋龍虎之別皆積將之英蕩是也漢人所持節乃古之旄也予在漢東得一玉琥美玉而微紅酣酣如醉肌溫潤明潔或云即玫瑰也古人有以為幣者春官白琥禮西

方是也有以爲貨者左傳加以玉琥一是也有以爲瑞節者山國用虎節是也

國朝汴渠發京畿輔郡三十餘縣夫歲一浚祥符中閣門祗候使臣謝德權領治京畿溝洫權借浚汴夫自爾後三歲一浚始京畿民官皆無溝洫河道以爲常職久之治溝洫之工漸弛邑官徒帶空名而汴渠有二十年不浚歲歲堙澱異時京師溝渠之水皆入汴舊尚書省都堂壁記云疏治八渠南入汴是也自汴流墮澱京城東水門下至雍丘襄

邑河底皆高出堤外平地一丈二尺餘自汴堤下瞰民居如在深谷熙寧中議改疏洛水入汴予嘗因出使按行汴渠自京師上善門量至泗州淮口凡八百四十里一百二十步地勢京師之地比泗州凡高十九丈四尺八寸六分於京城東數里白渠中穿井至三丈方見舊底驗量地勢用水平望尺幹尺量之不能無小差汴渠堤外皆是出土故溝水令相通時爲一堰節其水候水平其上漸淺涸則又爲一堰相齒如階陛乃量堰之上下水面

相高下之數會之乃得地勢高下之實

唐風俗人在遠或閨門間使人傳拜以為敬本朝兩  
浙仍有此俗客至欲致敬于閨闈則立使人而拜  
之使人入見所禮乃再拜致命若有中外則答拜  
使人出復拜客客與之為禮如賓主慶曆中王君  
貺使契丹宴君貺於混融江觀釣魚臨歸戎王置  
酒謂君貺曰南北修好歲久恨不得親見南朝皇  
帝兄託卿為傳一杯酒到南朝乃自起酌酒容  
甚恭親授君貺舉杯又自鼓琵琶上南朝皇

帝千萬歲畫先是戎王之弟宗元為燕王有全燕  
之衆久畜異謀戎王恐其陰附朝廷故特劾恭  
順宗元後卒以稱亂誅

潘閻字道遙咸平間有詩名與錢易許洞為友狂放  
不羈嘗為詩曰散拽禪師來蹴踘亂拖遊女上鞦  
韆此其自序之實也後坐盧多遜黨亡命捕跡甚  
急閻乃變姓名僧服入中條山許洞密贈之詩曰  
潘道遙平生才氣如天高倚天大笑無所懼天公  
嗔爾口呶呶罰教臨老頭補衲歸中條我願中山



神鎮長在驅雷叱電依前趨出這老怪後會赦以  
四門助教召之閤乃自歸送信州安置仍不懲艾  
復爲掃市舞詞日出砒霜價錢可贏得撥灰蕪弄  
火暢殺我以此爲士人不齒放棄終身

江湖間唯畏大風冬月風作有漸船行可以爲備唯  
盛夏風起于顧盼間往往罹難曾聞江國賈人有  
一術可免此患大凡夏月風景須作于午後欲行  
船者五鼓初起視星月明潔四際至地皆無雲氣  
便百行至於巳時卽止如此無復與暴風遇矣國

子博士李元規云 生遊江湖未嘗遇風用此術  
予使虜至古契丹界大薊茈如車蓋中國無此大者  
其地名薊恐其因此也如揚州宜揚荊州宜荆之  
類荆或爲楚楚亦荆木之別名也

刁約使契丹戲爲四句詩曰押燕移離畢看房賀跋  
支錢行三匹裂密賜十緄狸皆紀實也移離畢官  
名如中國執政官賀跋支如執衣防閣匹裂小木  
罌以色綾木爲之如菩漆緄狸形如鼠而大穴居  
食果穀嗜肉狄人爲珍膳味如純子而脆

世傳江西人好訟有一書名鄧思賢皆訟牒法也其始則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則欺誣以取之欺誣不可得則求其罪劫之益思賢人名也人傳其術遂以之名書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久知杭州市白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此君殊清節可為世戒張乖崖鎮蜀當遨遊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君殊重厚可以為薄夫之檢押此帖今在張乖崖之孫乖夫家予以謂買書而為終身之恨近於過激苟

其性如此亦可尚也

陳文忠

為樞密

一日日欲沒時忽有中入宣召既入

右掖已昏黑遂引入禁中屈曲行甚久時見有簾

幃燈燭皆莫知何處已而到一小殿前有兩花檻

已有數人先至皆立廷中殿上垂簾蠟燭十餘炬

而已相繼而至者凡七人中使乃奏班齊唯記文

惠丁謂杜鎬三人其四人忘之杜鎬時尚為館職

良久乘輿自宮中出燈燭亦不過數十而已宴具

甚盛卷簾令不拜升殿就坐御座設於席東設

文忠之坐于席西如常人賓主之位堯叟等皆惶  
恐不敢就位 上宣諭不已堯叟懇陳自古未有  
君臣齊列之禮至于再三 上作色曰本爲天下  
太平 朝廷無事思與卿等共樂之若如此何如  
就外朝開宴今日只是官中供辦未嘗命有司亦  
不召中書輔臣以卿等機密及文館職任侍臣無  
嫌且欲促坐語笑不須多辭堯叟等皆趨下稱謝  
上急止之曰此等禮數且皆置之堯叟悚慄危坐  
上語笑極歡酒五六行膳具中各出兩絳囊置群  
臣之前皆大珠也 上曰時和歲豐中外康富恨  
不得與卿等日夕相會太平難遇此物助卿等燕  
集之費群臣欲起謝 上云且坐更有如是酒三  
行皆有所賜悉良金重寶酒罷已四鼓時人謂之  
天子請客文忠之子述古得於文忠頗能道其詳  
此畧記其一二耳

關中無螭鱗元豐中予在陝西聞秦州人家收得一  
乾鱗土人怖其形狀以爲怪物每人家有病瘡者  
借忒掛門戶上往往遂差不但人不識鬼亦不識

也

丞相陳秀公治第于潤州極為闊壯池館綿亘數百步宅成公已疾甚唯肩輿一登西樓而已人謂之  
三不得居不得修不得賣不得

福建劇賊廖恩聚徒千餘人剽掠市邑殺害將吏江浙為之騷然後經赦宥乃率其徒首降 朝廷補恩右班殿直赴三班院候差遣時坐恩黜免者數十人一時在銓班叙錄其脚色皆理私罪或公罪獨恩脚色稱出身以來並無公私過犯

曹翰圍江州三年城將

太宗嘉其盡節於所事

遣使諭翰城下日拒命之人盡赦之使人至獨木渡大風數日不可濟及風反而濟則翰已屠江州無遺類適一日矣唐吏部尚書張嘉福奉使河北逆韋之亂有勅處斬尋遣使人赦之使人馬上昏睡遲行一驛比至已斬訖與此相類得非有命歟慶曆中河北大水 仁宗憂形于色有走馬承受公事使臣到闕即時召對問河北水災何如使臣割曰如喪考妣 上默然既退即詔閣門今後武臣

上殿奏事並須直說不得過為文飾至今閣門有此條遇有合奏事人即預先告示

予奉使按邊始為木圖寫其山川道路其初徧履山川旋以麩糊木屑寫其形勢於木案上未幾寒凍木屑不可為又鎔蠟為之皆欲其輕易賫故也至官所則以木刻上之上召輔臣同觀乃詔邊州皆為木圖藏於內府

蜀中劇賊李順陷劍南兩川關右震動朝廷以為憂後王師破賊梟李順收復兩川書功行賞了無

間言至景祐中有人告李順尚在廣州巡檢使臣陳文璉捕得之乃真李順也年已七十餘推驗明白囚赴闕覆按皆實朝廷以平蜀將士功賞已行不欲暴其事但斬順賞文璉二官仍閣門祇候文璉泉州人康定中告歸泉州予尚識之文璉家有李順案款本末甚詳順本味江王小博之妻弟始王小博反于蜀中不能撫其徒眾乃共推順為主順初起悉召鄉里富人大姓令具其家所有財粟據其生齒足用之外一切調發大賙貧乏錄用

材能存撫良善號令嚴明所至一無所犯時兩蜀大饑旬日之間歸之者數萬人所向州縣開門延納傳檄所至無復完壘及敗人尚懷之故順得脫太三十餘年乃始就戮

交趾乃漢唐交州故地五代離亂吳文昌始據安南稍侵交廣之地其後文昌為丁璉所殺後有其地

朝

開寶六年璉初歸附授靜海軍節度使八年封

交趾郡王景德元年土人黎威殺璉立三年威死

安南大亂久無酋長其後國人共立閩人李公蘊

為主天聖七年公蘊死子德政立嘉祐六年德政

死子日尊立自公蘊據安南始為邊患屢將兵入

寇至日尊乃僭稱泐天應運崇仁至道慶成龍祥

英武睿文尊德聖神皇帝尊公蘊為太祖神武皇

帝國號大越熙寧元年偽改元寶象次年又改神

武日尊死子乾德立以宦人李尚吉與其母黎氏

號鸞鸞太妃同主國事熙寧八年舉兵陷邕欽廉

三州九年遣宣徽使郭仲通天章閣待制趙公才

討之拔廣源州擒酋領劉紀焚甲峒破機郎决里

至富良江尚吉遣王子洪真率衆來拒大敗之斬  
洪真衆殲于江上乾德乃降是時乾德方十歲事  
皆制于尚吉廣源州者本邕州羈縻天聖七年嘗  
領儂存福歸附補存福邕州衛職轉運使章頰罷  
遣之不受其地存福乃與其子智高東掠龍州有  
之七源存福因其亂殺其兄率土人劉川以七源  
州歸存福慶曆八年智高自領廣源州漸吞滅右  
江田州一路蠻峒皇祐元年邕州人殿中丞昌協  
奏乞招收智高不報廣源州孤立無所歸交趾覘

其隙襲取存福以歸智高據州不肯下反欲圖交  
趾不克爲交人所攻智高出奔右江文村具金函  
表投邕州乞歸 朝廷邕州陳拱拒不納明年智  
高與其酋盧豹黎貌黃仲卿廖通等拔橫山寨入  
寇陷邕州入二廣及智高敗走盧豹等收其餘衆  
歸劉紀下廣河至熙寧二年豹等歸順未幾復叛  
從紀大軍南征郭帥遣別將燕達下廣源乃始得  
紀以廣源爲順州甲峒者交趾大聚落王者甲承  
賢娶李公蘊之女改姓甲氏承賢之子紹太又娶

德政之女其子景隆娶日尊之女世爲婚姻最爲  
邊患自天聖二年承贊破太平寨殺寨主李緒嘉  
祐五年紹泰又殺永平寨主李德用屢侵邊境至  
熙寧大舉乃討平之收隸機郎縣

太祖朝常戒禁兵之衣長不得過膝買魚肉及酒入  
營門者皆有罪又制更戍之汰欲其習山川勞苦  
遠妻孥懷土之戀兼在外之日多在營之日少人  
人少子而衣食易足又京師衛兵請糧者營在城  
東者令赴城西倉在城西者令赴城東倉仍不許

傭僦車脚皆須自負嘗親登右掖門觀之蓋使之  
勞力制其驕惰故士卒衣食無外慕安辛苦而

使易

青堂羌本吐蕃別族唐末蕃將尚恐熱作亂率衆歸  
中國境內離散國初有胡僧立遵者乘亂挾其主  
錢逋之子唃廝囉東據宗歌邈川城唃廝囉人號  
瑕薩錢逋者胡言贊普也唃廝囉華言佛也囉華言  
男也自稱佛男猶中國之稱天子也立遵姓李氏  
唃廝囉立遵與邈川首領溫殄溫逋相之有漢隴  
西南安金城三郡之地東西二千餘里宗歌邈川



卽所謂三河間也祥符九年立遵與喃厮囉引衆  
十萬寇邊入古渭川知秦州曹瑋攻敗之立遵歸  
乃歿喃厮囉妻李氏立遵之女也生二子曰瞎孛  
磨壇角立遵歿喃厮囉更取喬氏生子董壇取契  
丹之女爲婦李氏失寵公爲尼二子亦公其父瞎  
孛居河州磨壇角居邈川喃厮囉往來居青堂城  
趙元昊叛命以兵遮厮囉邈川與中國絕屯田員  
外郎劉渙獻議通喃厮囉乃使渙出古渭川循末  
邦山至河州國門寺絕河踰廓州至青堂見喃厮

囉授以爵命自此復通河壇角厮囉復取邈川城  
收磨壇角妻子質於結維城喃厮囉歿子董壇立  
朝廷復授以爵命瞎孛有子木征木征者華言龍  
首也以其喃厮囉嫡孫昆弟行最長故謂之龍頭  
羌人語倒謂之頭龍瞎孛歿青堂首領瞎藥鷄羅  
及胡僧鹿尊共立之移居滔山董壇之甥瞎征伏  
羌蕃部李鉞星之子也與木征不協其舅李篤壇  
挾瞎征居結苑野河瞎征數與篤壇及沈千族首  
領常尸丹波合兵攻木征木征去居安鄉城有巴

欺溫者喃氏族子先居結羅城其後稍強董璫河  
南之城遂三分巴欺溫木征居洮河間賸征居結  
河董璫獨有河北之地熙寧五年秋王子醉引兵  
始出路骨山拔香子城平河州又出馬蘭州擒木  
征母弟結吳叱破洮州木征之弟已璫角降盡得  
河南熙河洮岷疊宕六州之地自臨江寨至安鄉  
城東西一千餘里降蕃戶三十餘萬帳明年賸木  
征降置熙河路

范文正常言史稱諸葛亮能用度外人用人者莫不  
欲盡天下之才常患近已之好惡而不自知也能  
用度外人然後能周大事

元豐中夏戎之母梁氏遣將引兵卒至保安軍順寧  
寨圍之數重時寨兵至少人心危懼有倡姥李氏  
得梁氏陰事甚詳乃掀衣登陴抗聲罵之盡發其  
私虜人皆掩耳併力射之莫能中李氏言愈醜虜  
人度卒終不可得恐且得罪遂託以他事中夜解  
太鷄鳴狗盜皆有所用信有之

宋寧獻博學喜藏異書皆手自校讎嘗謂校書如掃

塵一而掃一而生故一書三四校猶有脫謬

人皆蘇耳於六根之莫謂中李丹言愈頭氣  
辨藥丹創事其精八辨亦登甲其贊黑之蓋發其  
寒圍之樓重却寒共至少入以或獸有司教李丹  
示豐中夏友之母藥丹豈辨其卒至別安軍則寧  
用其於人然於指周大事

然盡天下之木常患此日之致惡而不自狀也

溪筆譚卷第二十六

藥議

古方言雲母麤服則著人肝肺不可太如枇杷狗脊  
毛不可食皆云射入肝肺世俗似此之論甚多皆  
謬說也又言人有水喉氣喉者亦謬說也世傳歐  
希範真五臟圖亦畫三喉蓋當時驗之不審耳水  
與食同嚥豈能就中遂分入二喉人但有咽有喉  
二者而已咽則納飲食喉則通氣咽則下入胃脘

次入胃又次入腸又次入大小腸喉則下通五臟  
出入息五臟之含氣呼吸正如治家之鼓鞴人之  
飲食藥餌但自咽入腸胃何嘗能至臟凡人之肌  
骨五臟腸胃雖各別其入腸之物精英之氣味皆  
能洞達但滓穢卽入二腸凡人飲食及服藥旣入  
腸爲真氣所蒸精英之氣味以至金石之精者如  
細研硫黃硃砂乳石之類凡能飛之融結者皆隨  
真氣洞達肌骨猶如天地之氣貫穿金石土木曾  
無留礙自餘頑石草木則但氣味洞達耳及其勢  
盡則滓穢傳入大腸潤濕滲入小腸此皆敗物不  
復能變化惟當退洩耳凡所謂某物入肝某物入  
腎之類但氣味到彼耳凡質豈能至彼哉此醫不  
可不知也

予集靈苑方論鷄舌香以爲丁香母蓋出陳氏拾遺  
今細考之尚未然按齊民要術云鷄舌香世以其  
似丁香故一名丁香香卽今丁香是也日華子云  
鷄舌香治口氣所以三省故事郎官日含鷄舌香  
欲其奏事對答其氣芬芳此正謂丁香治口氣至

今方書為然又古方五香連翹湯用鷄舌香千金  
五香連翹湯無鷄舌香却有丁香此最為明驗新  
補本草又出丁香一條蓋不曾深考也今世所用  
鷄舌香乳香中得之大如山茱萸剉開中如柿核  
略無氣味以治疾殊極乖謬

舊說用藥有一君二臣三佐五使之說其意以為藥  
雖衆主病者專在一物其他則節級相為用大略  
相統制如此為宜不必盡然也所謂君者主此一  
方者固無定物也藥性論乃以衆藥之和厚者定

以為君其次為臣為佐有毒者多為使此謬說也  
說若欲攻堅積如巴豆輩豈得不為君哉

金罌子止遺洩取其溫且澁也世之用金罌者待其  
紅熟時取汁熬膏用之大誤也紅則味甘熬膏則  
全斷澁味都失本性今當取半黃時採乾搗末用  
之

湯散丸各有所宜古方用湯最多用丸散者殊少煮  
散古方無用者唯近世人為之本體欲達五臟四  
肢者莫如湯欲留膈胃中者莫如散久而後散者

莫如丸又無毒者宜湯小毒者宜散大毒者須用  
丸又欲速者用湯稍緩者用散甚緩者用丸此其  
大槩也近世用湯者全少應湯皆用煮散大率湯  
劑氣勢完壯力與丸散倍蓰煮散者一啜不過三  
五錢極矣比功較力豈敵湯勢然湯既力大則不  
宜有失消息用之全在良工難可以定論拘也

古法採草藥多用二月八月此殊未當但二月草已  
萌八月苗未枯採掇者易辨識耳在藥則未為良  
時大率用根者若有宿根須取無莖葉時採則津

澤皆歸其根欲驗之但取蘆服地黃輩觀無苗時  
採則實而沉有苗時採則虛而浮其無宿根者即  
候苗成而未有花時採則根生已足而又未衰如  
今之紫草未花時採則根色鮮澤過而採則根色  
黯惡此其効也用葉者取葉初長足時用芽者取  
芽初萌茁時用花者取花初敷時用實者成實時  
採皆不可限以時月緣土氣有蚤晚天時有愆伏  
如平地三月花者深山則四月花白樂天遊大林  
寺詩云人間四月芳菲盡山寺桃花始盛開蓋常

理也此地勢高下之不同也如筍竹筍有二月生者有四月生者有五月而方生者謂之晚筍稻有七月熟者有八九月熟有十月熟者謂之晚稻一物同一畦之間自有蚤晚此性之不同也嶺嶠微草凌冬不凋并汾喬木望秋先隕諸越則桃李冬實朔漠則桃李夏榮此地氣之不同一畝之稼則糞溉者先芽一丘之禾則後種者晚實此人力之不同也豈可一切拘以定月哉

本草注橘皮味苦柚皮味甘此誤也柚皮極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橙耳

按月令冬至麋角解夏至鹿角解陰陽相反如此今人用麋鹿茸作一種殆疎也又有刺麋鹿血以代茸云茸亦血耳此大誤也竊詳古人之意凡含血之物肉差易長其次筋難長最後骨難長故人自胚胎至成人二十年骨髓方堅唯麋角自生至堅無兩月之久大者乃重二十餘斤其堅如石計一晝夜須生數兩凡骨之頓成長神速無甚於此雖草木至易者亦無能及之此骨之至強者所以能

補骨血堅陽道強精髓也豈可與凡血爲比哉麋茸利補陽鹿茸利補陰凡用茸無樂太嫩世謂之茄子茸但珍其難得耳其實少力堅者又太老唯長數寸破之肌如朽木茸端爲馬瑙紅玉者最善又北方戎狄中有麋麋麋麋極大而色蒼麋黃而無斑亦鹿之類角大而有文瑩瑩如玉其茸亦可用

枸杞陝西極邊生者高丈餘大可作柱葉長數寸無刺根皮如厚朴甘美異於他處者千金翼云甘州者爲真葉厚大者是大體出河西諸郡其次江池間埂上者實圓如櫻桃全少核暴乾如餅極膏潤有味

淡竹對苦竹爲文除苦竹外悉謂之淡竹不應別有一品謂之淡竹後人不曉於本草內別疏淡竹爲一物今南人食筍有苦筍淡筍兩色淡筍卽淡竹也

東方南方所用細辛皆杜衡也又謂之馬蹄香也黃白拳局而脆乾則作團非細辛也細辛出華山極



細而直深紫色味極辛嚼之習習如椒其辛更甚  
於椒故本草云細辛水漬令直是以杜衡偽爲之  
也襄漢間又有一種細辛極細而直色黃白乃是  
鬼督郵亦非細辛也

本草注引爾雅云藟大苦注甘草也蔓延生葉似荷  
莖青赤此乃黃藥也其味極苦謂之大苦非甘草  
也甘草枝葉悉如槐高五六尺但葉端微尖而糙  
澁似有白毛實作角生如相思角作一本生熟則  
角折子如小匾豆極堅齒嚼不破

胡麻直是今油麻更無他說予已於靈苑方論之其  
角有六稜者有八稜者中國之麻今謂之大麻是  
也有實爲苴麻無實爲杲又曰牡麻張騫始自大  
宛得麻油之種亦謂之麻故以胡麻別之謂漢麻  
爲大麻也

赤箭卽今之天麻也後人旣誤出天麻一條遂指赤  
箭別爲一物旣無此物不得已又取天麻苗爲之  
滋爲不然本草明稱採根陰乾安得以苗爲之草  
藥上品除五芝之外赤箭爲第一此神仙補理養

生上藥世人惑於天麻之說遂止用之治風良可惜哉以謂其莖如箭既言赤箭疑當用莖此尤不然至如鳶尾牛膝之類皆謂莖葉有所似則用根耳何足疑哉

地菘卽天名精也世人既不識天名精又妄認地菘爲火蕪本草又出鶴虱一條都成紛亂今按地菘卽天名精益其葉似菘又似名精名精卽蔓精也故有二名鶴虱卽其實也世間有單服火蕪汰乃是服地菘耳不當服火蕪火蕪本草名稀蕪卽是猪蒿苗後人不識亦重復出之

南燭草木記傳本草所說多端今少有識者爲其作青精飯色黑乃誤用烏臼爲之全非也此木類也又似草類故謂之南草木今人謂之南天燭者是也南人多植於庭檻之間莖如朔藿有節高三四尺廬山有盈丈者葉微似棟而小至秋則實赤如丹南方至多○太陰玄精生解州鹽澤大鹵中溝渠土內得之大者如杏葉小者如魚鱗悉皆尖角端正如龜甲其裙襴小墮其前則上剡正如穿山甲相掩之處全是龜甲更無異也色綠而莖微叩

古史考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之則直理而折瑩明如鑑折六角如栲葉火燒過  
則悉解折薄如栲葉片片相離白如霜雪平潔可  
愛此乃稟積陰之氣凝結故皆六角今天下所用  
玄精乃絳州山中所出絳石耳非玄精也楚州鹽  
城古鹽倉下土中又有一物六稜如馬牙消清瑩  
如水晶潤澤可愛彼方亦名太陰玄精然喜暴潤  
如鹽鹺之類唯解州所出者爲正

稷乃今之稌也齊晉之人謂卽積皆曰祭乃其土音  
無他義也本草注云又名糜子糜子乃黍屬大雅

維秬維秠維糜維芑秬秠糜芑皆黍屬以色別丹

黍謂之糜音門今河西人用糜字而音糜

苦耽卽本草酸漿也新集本草又重出苦耽一條河  
西番界中酸漿有盈丈者

今之蘇合香如堅木赤色又有蘇合油如糯膠今多  
用此爲蘇合香按劉夢得傳信方用蘇合香云皮  
薄子如金色按之卽小放之卽起良久不定如蟲  
動烈者佳也如此則全非今所用者更當精考之  
薰陸卽乳香也本名薰陸以其滴下如乳頭者謂之

乳頭香鎔塌在地上者謂之塌香如臘茶之有滴  
乳白乳之品豈可各是一物

山根味極苦本草言味甘者大誤也

蒿之類至多如青蒿一類自有兩種有黃色者有青  
色者本草謂之青蒿亦恐有別也陝西綏銀之間  
有青蒿在蒿叢之間時有一兩株迥然青色土人  
謂之香蒿莖華與常蒿悉同但常蒿色綠而此蒿  
色青翠一如松檜之色至深餘蒿並黃此蒿獨青  
氣稍芬芳恐古人所用以此爲勝

按文蛤卽吳人所食花蛤也魁蛤卽車螯也海蛤今  
不識其生時但海 涯泥沙中得之大者如棊子  
細者如油麻粒黃白或赤相雜蓋非一類乃諸蛤  
之房爲海水礮礪光瑩都非舊質蛤之屬其類至  
多房之堅久瑩潔者皆可用不適指一物故通謂  
之海蛤耳

今方家所用漏蘆乃飛廉也飛廉一名漏蘆苗似箬  
葉根如牛蒡綿頭者是也採時用根今閩中所用  
漏蘆莖如油麻高六七寸秋深枯黑如漆採時用

苗本草自有條正謂之漏蘆

本草所論赭魁皆未詳審今赭魁南中極多膚黑肌赤似何首烏切破其中赤白理如檳榔有汁赤如赭南人以染皮製鞞閩嶺人謂之餘糧本草禹餘糧注中所引乃此物

石龍芮今有兩種水中生者葉光而未圓陸生者葉毛而未銳入藥用生水者陸生亦謂之天灸取少葉揉繫臂上一夜作大泡如火燒者是也

麻子海東來者最勝大如蓮實出屯羅島其次上郡北地所出大如大豆亦善其餘皆下材用時去殼其汰取麻子帛包之沸湯中浸候湯冷乃取懸井中一夜勿令着水明日日中暴乾就新瓦上輕按其殼悉解簸揚取肉粒粒皆完

其婦悉顰眉對向迷夢青宮

中一交心合昔冰燭日日中舉薄蕙滌玉上頭  
其恣取稱子昂回文燕影中氣刺影合八頭錄其  
北出泊出大收大豆亦善其翁習下林用却太

侍兒小名錄拾遺

宋晉陽張邦幾著 明山陰陳汝元校

少蓬洪公作侍兒小名錄好事者多傳焉王性  
之補錄一卷意語盡矣余友溫彥幾復得一卷  
以授余曰他日觀書有可採者續錄之乃作拾  
遺

劉商少遊湘中秋月方皎忽見一畫水輿中有七八  
女子環麗容止若為呼盧戲其具俱布希世之寶  
前有紅蠟枝擎以金盤商駭訝未絕聞舟中語曰

紫陽真人昨給劉商黃精二斤乃玉帝所餌之餘  
食之者爲地仙一女子曰此人不遠可邀致之忽  
聞人呼商遂卽舟邊拜一女子命侍兒楊孟珠斟  
一杯雲母漿商取飲一女子笑曰此人不固者無  
丹元氣耳因曰慎自精修去爾貪忍靈餌漸近天  
爵宜修復送之岸商覘之直至舜妃廟前落帆入  
廟黎明廟中得已牋詩句後果得至人遺精服餌  
後不知所在

樹萱錄

寇萊公有妾曰蒨桃公因會贈歌姬以束綾蒨桃作

二詩呈公曰一曲清歌一束綾美人猶自意嫌輕  
不知織女螢窻下幾度拋梭織得成風勁衣單手  
屢呵幽窻軋軋度寒梭臘天日短不盈尺何似妖  
姬一曲歌公和曰將相功名終若何不堪急景似  
奔梭人間萬事何須問且向樽前聽艷歌

翰府名談

東坡寄柳千玉云聞道床頭惟竹几夫人應不解卿  
卿又送竹几與謝秀才云留我同行木上座贈君  
無語竹夫人蓋俗謂竹几爲夫人也山谷云竹夫  
人迺涼寢竹器越臂休膝非夫人之職而冬夏青

青竹之所長故名曰青奴嘗作詩曰穠李四絃風  
掃席昭華三弄月侵床我無紅袖堪娛夜正耍青  
奴一味涼穠李昭華貴人家兩女奴也張文潛後  
作竹夫人傳 正直万詩話

周昭王二十四年東甌獻二女一曰延娟一曰延嬋  
此二人辯口麗辭巧善歌笑步塵無跡行日中無  
影及昭王遊於漢水二女與王舟乘擁夾王身同  
溺於水故江漢之人到今思之立祠於江湄數十  
年間人於江漢之上猶見王與二女乘舟戲於水

際

燕昭王二年廣延國善舞者二人一名旋娟一名提  
漠並玉質凝膚體輕氣馥綽約而窈窕絕古無倫  
其舞一名縈塵次曰集羽末曰旋懷昭王知其神  
異處於崇霞之臺王好神仙之術玄天之女托形  
作此昭王之末莫知所在

孫亮作琉璃屏風甚薄而瑩徹每於月下清夜舒之  
嘗與愛姬四人皆振古絕色一名朝妹二名麗居  
三名洛珎四名潔華使四人坐屏風內而外望之



了如無隔惟香氣不通於外為四人合四氣香百  
浣不歇名曰百濯或以人名香每遊皆同輿席以  
前後為次所居室名為思香媚寢已上王子年拾遺記

愛愛姓楊氏本錢唐倡家女年十五尚垂鬟性善歌  
舞幼學胡琴數曲遂能緣其聲以通其調泛舟西  
湖採荷香為金陵少年張逞所調遂相携潛遁於  
京師逞家雄於財雅亦曉音律歲時嬉遊以犢車  
同載故鑾輅之幸琳館之闢雖遠必先雖暄必前  
京都備麗之觀無不及也踰二年逞為父捕去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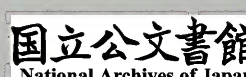
及與愛別留於巷中舍與予家相隣一日人傳逞  
死或往慰問其所愛愴然泣下曰是必虛語若果  
然亦不願他從故鄉道遠出非以禮必不能自還  
當死此舍自爾素服蔬膳日呱呱而泣不復親近  
樂器里之他婦欲往見之即反關不納好事有力  
者百計圖之終不可及愛姿體纖素艷發不類人  
間人後三年念逞之勤感疾而死小婢子錦兒今  
尚在出其繡手籍香囊纈履數物香皆郁然而新  
蘇子美愛愛集

無咎之貶玉山也過彭門而陳履常廢居里中無  
咎出小鬟招奴舞梁州以佐酒履常作小闕木蘭  
花云娉娉裊裊芍藥稍頭紅樣小舞袖低回心到  
郎邊客已知金樽玉酒勸我花前千萬壽莫莫休  
休白髮簪花我自羞無咎云人疑宋開府鐵心石  
腸及爲梅花賦清便艷發殆不類其爲人履常清  
通雖鐵心石腸不至於開府而此詞清便艷發過  
於梅花賦矣無咎記李良四事

東坡朝雲墓誌銘云東坡先生侍妾曰朝雲字子霞

姓王氏錢塘人敏而好義事先生二十有三年忠  
敬若一生子遁未暮而天有戲贈朝雲詩云不學  
楊枝別樂天恰如通德伴伶玄伯仁絡秀不同老  
天女維摩總解禪經卷藥爐新活計舞裙歌扇舊  
因緣丹成逐我三山去不作巫陽雲雨仙本集

漢武帝所幸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輒吹氣如蘭  
娟身輕弱不欲衣纓拂之恐傷爲痕每歌李延年  
和之於芝生殿旁唱迴風之曲庭中樹爲之翻落  
常致娟於琉璃帳恐垢污體也常以衣帶繫娟袂



閉於重幕中恐隨風起娟以琥珀佩置衣中不使人知乃言娟骨節自鳴相與為神恠也

洞冥記

隋煬帝宮妃吳降仙善畫長娥眉帝甚憐之由是嬪御皆倣此宮吏日供螺子黛五斛名娥綠而進之帝每倚簾顧之移時不去乃云古人言美色若可食如降仙者可以療饑矣遂賜以合歡水果降仙以謝帝立為貴妃後與妃同遊汴河彩舟為龍張帆以錦飾木剪花日縱淫樂遂廢國祚

大業拾遺

呂不韋陽翟人也家累千金商賈於邯鄲娶劉氏女

名曰諸姬善舞時秦昭王太子之孫子楚質於趙見諸姬心悅之從不韋索之不韋與之時已懷妊兩月及子楚立為哀王生始皇始皇即不韋之遺

體也

史記

周瑜初從孫策攻拔之時獲喬公兩女皆國色也策自納大喬瑜納小喬江表傳策從容戲瑜曰喬公二女雖流離得吾二人作婿亦足為歡

吳志

秦穆公女名弄玉善吹簫與蕭史共登樓吹簫作鳳凰音感鳳凰從天而降後升天矣

帝王世記

越王勾踐陰謀吳乃得國中苧蘿山鬻薪之女曰西施飾以羅縠教以容步三年使范蠡進於吳夫差

大悅

吳越春秋

國初朝廷遣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為名實使覘之丞國李獻以書抵韓熙載曰五柳公驕甚其善待之穀至則果如李所言熙載謂所親曰陶秀實非端介者其守可隳當使諸君一笑因令宿埃騰六朝書半年乃畢熙載使歌姬秦蕤蘭衣弊衣為驛卒女穀見之而喜遂犯慎獨之戒作長短句贈之明

日中主燕客穀凜然不可犯中主持觥立使蕤蘭

出歌續斷絃之曲侑觴穀大慙而罷詞名風光好

好因緣惡因緣祇得郵亭一夜眠別神仙琵琶撥

盡相思調知音少再把鸞膠續斷絃是何年

冷齋夜話

秦少游在蔡州與營妓婁婉字東玉者甚密贈之詞

云小樓連苑橫空又云玉佩丁東別後者是也又

贈云天外一鉤橫月帶三星調心字也

高齋詩話

楊貴妃小字玉環

明皇雜錄

白居易杭州春詩云柳色初藏蘇小家本朝賢良馬槲

曾夢一美人謂之曰妾幼以姿色名冠天下而身  
無所依輒有小詞浼瀆其詞有妾本錢唐江上住  
之句及後得錢唐幕官而蘇小墓乃見公字之後

雲齋  
廣錄

真娘吳中樂妓墓在虎丘山路傍 白樂天李商詩

唐元載末年納薛瑤英處以金絲帳却塵褥衣以龍  
純衣一襲無一兩載以瑤英體輕不勝重衣於異

國求此服也 詩話

唐杜秋娘金陵女子也年十五為浙西觀察使李錡

妾嘗為錡辭云勸君莫惜金縷衣勸君莫惜少年  
時有花堪折君須折莫待花殘空折枝長慶中裴  
航游襄漢與樊夫人同舟樊贈詩云一飲瓊漿百  
感生玄霜搗盡見雲英藍橋便是神仙宅何必區  
區上玉京航後經藍橋驛遇仙女雲英遂娶之後  
俱得仙 並傳奇

五代時有一僧號至聰禪師祝融峯修行十年自以  
為戒行具足無所誘掖也夫何一日下山於道傍  
見一美人號紅蓮一瞬而動遂與合歡至明僧起

沐浴與婦人俱化有頌曰有道山僧號至聰十年  
不下祝融峯腰間所積菩提水瀉向紅蓮一葉中  
古今詩話

王魁遇桂英於萊州北市深巷桂英酌酒求詩於魁  
魁時下第桂英曰君但爲學四時所須我爲辦之  
由是魁朝去暮來踰年有詔求賢桂爲辦西遊之  
用將行往州北望海神廟盟曰吾與桂英誓不相  
負若生離異神當殛之魁後唱第爲天下第一魁  
父約崔氏爲親授徐州僉判桂英不之知乃喜曰

徐去此不遠當使人迎我矣遣僕持書魁方坐廳  
決事大怒叱書不受桂英曰魁負我如此當以死  
報之揮刀自刎魁在南都試院有人自燭下出乃  
桂英也魁曰汝固無恙乎桂英曰君輕恩薄義負  
誓渝盟使我至此魁曰我之罪也爲汝飯僧誦佛  
書多焚紙錢捨我可乎桂英曰得君之命卽止不  
知其他後魁竟死

撫遺

侍兒小名錄拾遺

吟其此詩撰袁次

無貴

書參焚絲縫針非可平卦英曰野原之命  
晉倫盟刺非至北卦曰非之罪也為文  
卦英也卦曰志固無念平卦英曰吾  
辨之辭不負心非在商情始則有人自  
夫事大終必言不受卦英曰撰負非  
然去也

補侍兒小名錄

宋汝陰王銍著

明山陰陳汝元校

建康小史曹著見廬山夫人夫人命女婉出與著相  
見女欣然命婢瓊枝令取琴出婉撫琴而歌曰登  
廬山兮鬱嗟峨晞陽風兮排紫霞欣良運兮暢雲  
柯雲龍兮樂太和琴歌既畢婉便回去  
袁真在豫州遣女妓紀陵送薛郭馬三妓與桓宣武  
馬遂生桓南郡續搜神記  
齊惠公妾蕭同叔子生子棄之有狸乳而鷓覆之取



而養之字曰無野是為頃公代有齊國

搜神記

宋何恢為廣州刺史有妓曰張耀美而有寵將之任

要權貴既佃夫飲設樂佃夫見耀華悅之頻求於

恢曰恢可得此人不可得也佃夫怒拂衣出戶曰

惜指失掌遂諷有司以公事彈恢坐免

南史

霍去病父仲孺河東人以縣吏給事平陽侯家與侍

女衛小兒私通生去病仲孺吏畢歸家娶婦生光

因絕不相聞久之去病為驃騎大將軍擊匈奴道

出河東河東太守郊迎至平陽傳舍遣吏迎仲孺

趨入拜謁將軍迎拜因跪曰去病不早知為大人

遺體也仲孺叩頭曰老臣得託命將軍此天力也

去病為仲孺大買田宅奴婢而去

感死

晉賈后召愍懷太子入朝置于別室遣婢陳舜賜太

子酒三升太子辭而不能飲舜逼之曰不孝也天

賜汝酒而不飲中有惡物耶太子不得已強飲遂

大醉又令小婢承福以紙筆授太子使書之曰陛

下不自了吾當入了之字半不成后補成之呈帝

廢太子

至隱晉書



孫綽韓非靈語責李中書曰建元元年六月余家婢

辟邪夜眠如夢警語半時云忽有一老公著黃練

巾身短衣長甚自矜厲瞋目切齒云吾是刑名先

生韓非弟子李充日習吾業綜習吾書云云

孫綽集

晉泰始二年使使持節兼五官中郎將宗正丞司馬

恢拜崇陽園妾李琰為脩華王宣為脩容徐琰為

脩儀吳淑為婕妤趙珽為充華十年使太常洛陽

令司馬啟拜采女胡方為貴嬪又使御史中丞太

子舍人司馬誕拜采女劉瑗為淑妃臧曜為淑媛

趙祭為脩容陳秀為脩容咸寧三年拜美人左嬪

為修儀邢蘭為婕妤朱姜為容華

晉起居注

宋元凶劭姊東陽公主應閤婢王鸚鵡

南史

魏文帝宮中侍女所絕寵者有莫瓊樹薛夜來陳尚

衣段巧笑四人

崔豹古今注

唐進士段何太和八年賃居臥病有四人負金碧

從二青衣一雲髻一半髻皆絕色說諭再三何終

不應乃以紅牋題詩一篇置何樓上而去其詩云

樂廣清羸經幾年妊娘相托不論錢輕盈妙質歸

何處惆悵碧樓紅王鈿書迹柔媚亦無姓名紙末  
惟書一我字何自此疾日退

河東記

南陽張不疑開成四年應宏詞寓京師以錢六萬置  
青衣鴉鬟垂耳曰春條善書音旨清婉有所指使  
無不愜適又潛為小詩曰幽室鑲妖艷無人蘭蕙  
芳春風三十載不盡羅衣香不疑素禮門徒尊師  
者謂不疑曰郎君有邪氣不疑令作法春條撲然  
作聲視之一朽冥器耳背上題曰春條其衣服若

蟬殼然

博異志

武德中曹惠為江州參軍官舍佛堂中有二木偶人  
長尺餘工飾甚巧因持歸與稚兒戲稚兒食木偶  
引手請之惠問曰爾何時物頗能作恠曰輕素與  
輕紅是宣城謝太守家備偶且曰廬山神要索輕  
素等為舞姬久矣請命畫工賜以粉黛惠令工人  
為飾之輕素笑曰此度非論舞妓亦當為彼夫人  
矣

幽恠錄

崔紫雲兵部李尚書樂妓詞華清峭眉目端麗李公  
罷鎮北都為尹東洛時方家妓盛列諸府有宴臺

官不赴杜紫微時爲分司御史過公有宴故留南  
行一位待之爲訪諸妓併歸北行三重而坐宴將  
醉杜公輕騎而來連引三觥顧北行回顧主人曰  
嘗聞有能篇詠紫雲者今日方知名不虛得儻垂  
一惠無以加焉諸妓皆回頭掩笑杜作詩曰華堂  
今日綺筵開誰召分司御史來忽發狂言驚滿座  
三重粉面一時回詩罷升車鞞鞞而歸李公尋以  
紫雲送贈之紫雲臨行獻詩曰從來學得斐然詞  
不料霜臺御史知愁見便教隨命去戀恩腸斷出

門時

竇梁賓夷門人詞筆容態皆可觀進士盧東表念其  
才藻緣而錄之嘗爲嘉東表及第詩云曉粧初罷  
眼初睜小玉驚人踏破裙手把紅牋書一紙上頭  
名字有郎君又有雨中看牡丹詩東風未放曉泥  
乾紅藥花開不奈寒待得天晴花已老不如携手

雨中看

程洛賓長水人爲京兆參軍李華所錄自安史亂常  
分飛南北華後爲江州牧登庾樓見中流泐棹有

信史小名錄 卷一  
鼓胡琴者李喪色而言曰振絃者宛如故舊令問  
之乃岳陽郡民王氏之舟詢其操絃者是所錄侍  
人也王氏尋令抱四絃而至李轉加淒楚問其姓  
對云是隴西李氏父曾為京掾自祿山之亂父倉  
皇劔外母程氏乃流落襄陽父母俱有才學所著  
篇章常記心口因誦數篇乃李公往年親制泫然  
流涕且問洛賓所在投絃再拜嗚咽而對曰已為  
他室矣李嘆曰是知父子之性雖間而親骨肉之  
情不期而會便令歸宅揖王君別求淑姬齎幣請

洛賓使回洛賓寄詩曰魚鴈回時寫報音難憑坐  
檠數年心雖然情斷沙吒後爭奈平生怨恨深上

女舞

唐右司郎中馮翊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知之為之  
不昏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知之作綠珠  
怨詩以寄之碧玉赴井死承嗣得詩於裙帶大怒  
諷酷吏羅告族誅之

資治通鑑

貞元中進士賈全虛者黜於春官春深臨御溝而坐  
忽見一花流至全虛之前以手接之香馥頗異旁

信兒小名錄  
連數葉上有詩一首筆蹟纖麗言詞幽怨詩曰一  
入深宮裏無由得見春題詩花葉上寄與接流人  
全虛得之悲想其人涕泗交墜不能離溝上街吏  
頗疑其事白金吾奏其實德宗亦為感動令中人  
細詢之乃於翠筠宮奉恩院王才人養女鳳兒者  
詰其由云初從母學文選初學記及慕陳後主孔  
貴嬪為詩數日前臨水折花偶為宮思今敗露死  
無所逃德宗為之惻然召全虛授金吾衛兵曹以  
鳳兒賜之車載其院資皆賜全虛焉

經行寺僧行蘊灑掃堂殿見所畫女人姿顏妖冶戲  
曰世間女人得如此者我必作妻其夕有款扉者  
蓮花娘子來從一侍婢妖姿麗質妙絕人倫蓮花  
顧侍婢曰露仙可準備幃帳

天水趙旭家于廣陵夢一青衣挑笑窓牖間及覺忽  
有清香滿室有一女子年可十四五容範曠代笑  
曰吾天上青童久居清禁時有世念帝罰下人間  
感配於君子時叩柱清歌曰白雲飄飄星漢斜獨  
行窈窕浮雲車  
通幽記

唐韋諷家于汝潁間遣小童理草鋤地忽見人髮鋤  
漸深漸多而不亂諷異之卽掘深尺餘乃一婦人  
肌膚容色儼然如生再拜言曰某是郎君之祖女  
奴名曰麗質娘子嫉妬生埋此園中

開元中有士人從洛陽道見一女子容服鮮麗泣謂  
曰已非人昆明池神之女嫁劍閣神之子夫婦不  
和無由得白父母故欲送書一封耳士人問其處  
女曰池西有斜柳樹君可叩之若呼阿青當有人  
從水中出士人入京便送書池上果有此樹叩之

頻喚阿青俄見幼婢從水中出得書甚喜曰久不  
得小娘子消息延士人入謂曰君後日可斃至此  
如期果有女子從水中出手持真珠一笥笑以授  
士人云

已上會昌解頤集

趙王鎔命馬或使于燕劉守光命韓定辭館之時燕  
之酒妓轉轉者一代名姝無比韓之所眷也每當  
酒席馬頻目之韓曰昔文公分季隗於趙表伯符  
輟小喬於公瑾蓋惟名色可奉名人所慮倡婦不  
勝賢者顧矚願垂一詠故得奉之或卽命筆授毫

文不停綴作轉轉之賦其首曰玳筵既啟雅樂斯  
陳霧卷羅幕花攢錦茵有西園之上客命南國之  
佳人貌逞嬋娟縱王韻而傾國步移縹緲蹴羅襪  
以生塵或載以歸

劉崇遠耳目記

穆員稱其麗雲善歌聽之使人醉者醒醒者醉悲者

樂樂者悲聲音能移人為工

穆員集

柳條女奴也成都米市橋偽蜀時有柳條家酒肆蓋  
當時皆以當壚者為名柳條偶得患沉綿經歲俟  
死而已有一道士常來貫酒柳條每加勤奉乃留

丹數粒柳條初服一粒疾起能食再服能行終服

充盛如初

成都古今記

元公鎮南海日疽發於鬢氣息惴然忽有一少年道  
士直來床前謂元曰本師知公病遣某將少膏藥  
來可傳之元公寵姬號靜君收藥貼之至暮而愈

失道士所在

劉公嘉話

常洵美先輩開平歲及第受鄴都從事辟焉乃挈所  
寵素娥行羅紹威聞其妹麗才達臨河令女使齎  
二百疋及生餼而露意焉洵美無所容足遂令粧

束更衣修緘獻之素娥姓崔氏亦大梁良家子善諧謔筆札和淚作詩曰妾閉閑房君路岐妾心君恨兩依依。菟神儻遇巫娥伴猶逐朝雲暮雨歸。洵矣乃不受辟夜度河宿一寺長吁而寢曰何處人能報不平寺有行者排闥而揖曰先輩蓄何不平事洵矣具語之歛然出門而去至三更忽擲一皮囊入門乃貯素娥而至侵曉問寺僧言在寺打鐘勤苦三十餘年已不知所之洵矣即遁迹他所

閑突

燈下

小東長沙之妓人以能詩得幸於馬氏後國入爲郡窮於京師里而人絕不知余憫其老詢長沙宮中事則必南望泣涕而後言因爲作小東詩焉

薛九江南富家子得侍宮中善歌嵇康嵇康江南曲名也學舞於鐘離氏建業破零落於江北予遇於洛陽福善坊趙春舍飲酣於是歌嵇康其詞卽後主所製焉嘗感激坐人皆泣春舉酒請舞謝曰老矣腰腕衰硬無復舊態乃強起小舞終曲而罷座有王生者請予爲嵇康小舞詞曰薛九三十侍中



郎蘭香花態生春堂龍盤王氣變秋霧淮聲哭月  
浮秋霜宜城酒煙濕羈腹與君強舞當時曲玉樹  
遺辭莫重聽黃塵染鬢無前綠我聞襄陽白銅鞮  
荒情古艷傳幽悲淒涼不抵亡國恨座中苦淚飛  
柔絲洛陽公子擎銀觴跪奴和曲生玄光茂陵旅  
夢無春早彤管含羞裁短章

已上錢易集

王霞卿者藍田人才華清贍節行尤高進士鄭殷彝  
旅於會稽寓唐安寺樓見粉壁間有題云瑯琊王  
氏霞卿光啓三年陽春二月登于是閣臨軒軫恨

覩物增悲雖觀煥爛之華但比淒涼之色時有輕  
綃捧硯小王看題其詩曰春來引步強尋游恨覩  
烟霄簇寺樓舉目盡爲停待景雙眉不覺自如鈎  
鄭子依韻繼之曰題詩仙子此曾遊應是尋春別  
鳳樓賴得從來未相識免交錦帳對銀鈎霞卿乃  
故邑宰韓嵩自京師挈之任所嵩緣遇暴寇而卒  
鄭子怡然而往謁之霞卿竟辭以疾不見只令總  
角婢子輕綃持詩以贈之詩曰君是烟霄折桂身  
聖朝方切詔良臣正堪西上投知己何必留程見

婦人鄭得詩抱慙而去

女仙圖

王琨父憚不辨菽麥時以為殷道矜之流入無肯與

婚家以獠婢恭心侍之遂生琨初名崑崙憚後娶

樂玄無子故以琨為名立以為嗣

南史

王藻尚宋文帝第六女臨川長公主諱英瑗公主性

妬而藻別愛左右人吳崇祖主讒之於廢帝藻下

獄死王與王氏離婚

南史

寵姐寧王愛姬王宴客妓妾皆在獨寵姐無得見者

李太白恃酒強之迺設七寶簾使寵姐隔簾而歌

唐史

補侍兒小名錄

侍兒小名錄

補

七

續補侍兒小名錄

書史

續補侍兒小名錄

宋晉陽溫豫著

明山陰陳汝元校

二書所載共一百七十六條猶未備也乃復續補焉

初莽妻以莽殺其子涕泣失明令太子臨居中養焉  
莽妻旁侍者原碧莽幸之後臨亦通焉恐事泄謀  
共殺莽臨妻愔國師公女能為星語富中偶有白  
衣會臨喜以為所謀且成後貶為義陽王出在外  
第愈憂恐會莽妻病困臨手書曰上於子孫至嚴

前長孫中孫年俱有三十而死今臣臨復適三十  
誠恐一旦不保中室則不知死命所在莽候妻疾  
見其書大怒疑臨有惡意不令得會喪既葬收原  
碧等考問具服姦謀殺狀初莽爲侯就國時幸侍  
者增秩懷能開明懷能生男興增秩生男匡女開  
明生女捷皆留新國以其不明故也 王莽傳

皇太子詠武陵王左右五鬲傳杯詩曰頂分如兩髻  
簪長驗上頭捉杯如欲轉疑殘已復留 玉臺新詠

楚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正妻之子曰甲余欲

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爲  
君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  
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  
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  
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爲人笑君因信妾  
余之詐爲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爲後因  
自裂其親身衣之裏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  
之日久矣甲非不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  
至裂余衣此子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 韓非子

劉曠豫章海昏人義熙二年病困頓二十餘日手足皆冷正腹微暖二日二夜蹶然起坐云有人著平幘喚曠西北向有樓其上有綵女圍坐作樂見曠任樂相指而笑游歷未遍不知所從而出倏忽至此病於此都愈後月餘黨輩於平澤射獵留曠守舍因晝眠聞語何女郎通使便覺颯然已至自說東海何氏八歲而夭於今十歲應爲君妻故來修好何女郎曰昔日樓上之擊節我也衆以君見棄是以相笑智瓊杜蘭香咸我曹也婢名採薇奴名

邊羅常以九石合拌奠果問家中吉凶及晴雨之占必驗曠母妻嫌之被妬日滋女曰應爲君妻妬嫌已至三年而無子何以見忌後留信宿曠家以湯澆之慘然而言曰苟不我容便與君辭旣去之後慎勿相憶爲君累也

幽明錄

楊帝自到廣陵沉湎失度每睡須搖動或歌吹聲齊方就一夢侍兒韓俊娥尤得意每寢必令振舉支節乃得睡不厭賜名爲來夢兒蕭妃密令訊之帝不舒汝能安之豈有他媚俊娥進言妾從帝自都

何昇小名金 紀初 三  
城來帝在何妥車車行高下不等妾態自搖帝就  
搖洽悅妾後得以侍寢私効車中之態成寢非他  
媚也他日蕭妃諧去之帝暇日登迷樓憶之題柱  
二篇云黯黯悲侵骨綿綿病欲成須知潘岳鬢強  
半爲多情又不信長思憶絲從鬢裏生閑來倚柱  
立相望幾多情 大業拾遺

唐思元大夫崔義起妻蕭氏蕭鏗女也爲人妬忌多  
瞋好打奴婢不信業報麟德元年從駕洛陽至二  
年五月身亡蕭所愛婢名閨玉信樂佛法家爲夫

人設三七齋僧正食時夫人自來看齋枷項鎖腰  
獄卒衛從唯閨玉見夫人靈著此婢使傳語家內  
大小云吾適崔氏爲性多瞋橫不信因果今至地  
獄受罪極重願汝眷屬將吾平生受用資具速舍  
至七七日爲設齋云云 法苑珠林

余媚娘者才婦也夫亡以介潔自守陸希聲時爲正  
郎聞其容美而善書巧智無比俾行人中善言者  
游說之媚娘乃約媒曰陸郎中若必得兒侍巾櫛  
須立誓不置側室及女奴則可爲陸家新婦希聲

諾之既歸二年夫妻敦睦無何希聲又獲名姬柳  
弄英者姿殊麗逾於媚娘媚娘知而深怨之密銜  
不發異日令迎入宅與之同處比間候希聲他出  
卽召弄英閉私室中手刃殺之 余媚娘叙錄

蜀青石鎮陳洪裕妻丁氏因妬忌打殺婢金扈潛於  
本家埋瘞仍榜通衢云金扈逃走經年遷居夾江  
因夏潦漂壞舊居渠岸見死婢容質不變鎮將報  
州追勘擬伏其婢屍一夕壞爛遂寘丁氏于法 戒傲錄

前南鄭尉李雲於長安求納一姬其母未許雲曰予  
誓不婚乃許之號姬曰楚賓數年後姬卒卒後經  
歲遂婚前南鄭沈氏及婚日雲浴於淨室見楚賓  
執一貼藥末徑前謂雲曰誓余不婚今又與沈家  
作婿無物相奉贈君香一貼以資沐浴寫藥末入  
斛中以釵攪水訖而去雲甚覺不安羸困不能出  
浴遂死支體如綿筋骨並散 聞奇錄

潞之女伶曰孟思賢巧黠人也嘗爲君侯王制之寵  
貯焉制之所私伊宙亦衙門將多與制遊思賢舍

信兒小名錄  
故僕射慎之子也風流善杯酒思賢心悅之遂私  
焉關鑰益牢卽踰牆而奔於宙制知不可奈何遂  
逐思賢出門宙且納焉宙有女奴曰解兒有愛於  
宙思賢心忌之一日杖解兒脛間出血見骨解兒  
瘡甚死明年長慶二年軍亂伊宙遇飛矢而死思  
賢無所庇復投制制得之喜曰有甘吾心者矣遂  
命以短兵關思賢二脛踣且極捶之制臨觀語思  
賢曰其能踰牆而奔於伊宙耶迨夜閑於幽室思  
賢終夜呼曰解兒解兒不能惠我速死耶竟不勝

其楚毒再宿而死遂與宙同瘞於邢之東門外

昭義

軍記室  
別錄

吳木伯祠在東閭門之西每春秋季市肆相率合牢  
醴祈福于三讓王多圖善馬綵鬻子女以獻之時  
乙丑春有金銀行首糾合其徒以輕綃畫美人侍  
婢捧胡琴以從其貌出於舊繪者名美人爲勝兒  
蓋戶牖牆壁間前後所獻者無以匹也女巫方舞  
有進士劉景復送客之金陵置酒于廟之東通波  
館忽欠伸思寢乃就榻夢見紫衣冠者言曰讓王



信見小名金  
奉屈劉生隨至廟周旋揖讓而坐王語劉生曰適  
納一胡琴妓藝甚精而色姝麗知吾子善歌故奉  
邀作胡琴一章以寵其藝初生頗不甘命酌人間  
酒一杯與飲逡巡酒至并獻酒物視之乃向館中  
祖筵者生飲數杯而醉作歌曰繁弦已停雜吹歇  
勝兒調弄邏沙撥四絃櫛三三四聲喚起邊風駐  
明月大聲嘈嘈奔涓涓浪蹙波翻倒溟渤小絃切  
切怨颼颼鬼哭神悲任恣宰倒腕斜挑掣流電春  
雷直戛騰秋鶻漢妃徒得端正名秦女虛誇有仙

骨我聞天寶十年前涼州未作西戎窟麻衣右袵  
皆漢民不省胡塵暫逢勃太平之末狂胡亂犬豕  
崩騰姿唐突玄宗未到萬里橋東洛西京一時沒  
一朝漢民沒爲虜飲恨吞聲空嗚咽時看漢月望  
漢民怨氣衝聲成彗孛國門之西八九鎮高城深  
壘閉閑卒河湟咫尺不能收輓粟推車徒兀兀今  
朝聞奏涼州曲使我心魂暗超忽勝兒若向邊塞  
殫征人血淚應闌干歌成劉生乘醉落魄草札而  
獻王尋繹數四召勝兒以授之王之侍兒見有不

樂者妬色形於坐中恃酒以金如意擊勝兒面破血淋襟袖生乃驚起明日視素繪果有損痕歌今

傳於吳中纂異記

石季龍趨捷便弓馬勇冠當時勒深嘉之拜征虜將軍為聘將軍郭榮妹為妻季龍寵惑優僮鄭櫻桃而殺郭氏更納清河崔氏女櫻桃又譖而殺之晉書

載記

成風聞成季之繇乃事之而屬僖公焉杜預注成風莊公之妾僖公之母也左傳閔二年

元載寵姬瑤英之母趙姬本岐王愛妾也後出為薛

氏妻生瑤英

杜陽編○前書只載瑤事故事續補此

隋煬帝幸月觀中夜凭蕭妃肩說東宮時事適有小

黃門映薔薇叢調宮婢衣帶為薇刺骨結笑聲吃

吃不止帝望見腰肢纖弱意為寶兒而有私帝披

單衣長衫不帶急行擒之乃宮婢雅娘也大業拾遺

霍小玉命侍兒櫻桃塞帟執燭授李生筆硯又取珠

絡縫綉囊中出越姬烏絲欄素段以授生生素多

才思援筆成章

薛防霍小玉傳○前已載浣紗桂子獨遺此事

長安中有媒氏鮑十一娘故薛蒼駙馬家青衣也折  
券從良十餘年矣性便僻巧言語豪家戚里無不  
經過追風挾策推爲渠帥嘗受李生誠託厚賂意  
頗德之經數月忽聞扣門甚急生攝衣迎問曰鮑  
卿今日何故惠然而來云云 霍小玉傳

崔氏鸞鸞婢曰紅娘嘗爲崔持綵綾以授張生 元微之鸞鸞

鸞鸞傳

平陸尉薛昭元和中坐謫有田山叟者贈藥一粒教  
令遁去因入蘭昌宮見雲髻仙衣女子三人詢其

姓氏長曰雲容姓張氏次曰鳳臺姓蕭氏次曰蘭  
翹姓劉氏飲酣蘭翹命骰子白二女曰今夜佳賓  
相逢須有匹偶請擲骰子遇采強者得以薦枕席  
雲容數勝蘭翹遂命薛郎近雲容姊坐昭發問曰  
夫人何許人也何以屈此容曰某乃開元中楊貴  
妃之侍兒也妃念極嘗獨舞霓裳於綉嶺宮妃悅  
贈我詩曰羅袖動香香不已紅蕖裊裊青烟裏輕  
雲嶺上乍搖風嫩柳池邊初拂水詩成皇帝吟諷  
久之亦有繼和但我不憶耳此時多遇皇帝與申

天師談道亦數侍天師茶藥因閑處叩頭乞藥師  
云吾不惜但汝無今日之分不久處世如何我曰  
朝聞道夕死可矣師乃與降雪丹一粒曰汝但服  
之雖死不壞但能大其壠廣其穴舍以真玉踈而  
有風使魂不蕩空魄不沉寂而有物拘制陶出陰  
陽數百年若遇生人得交精之氣或再生便為地  
仙耳昭因詰天師之狀乃田山叟之魁梧也乃大  
駭曰山叟即申天師明矣不然何以委曲使余符  
曩日之事哉

裴劍薛昭傳

唐監察御史清河張佶侍兒仙鵝能歌舞解書翰常  
出使以仙鵝充使典有密知者將發之佶鈞鉅多  
數竟得不發

御史臺記

沈詢在昭義嘗宴府中賓友歌著詞令曰莫打南來  
鴈從他向北飛打時雙打取休使兩分離及歸而  
夫妻皆為嬖妾歸秦所殺

北夢瑣言

申胡子朔客李氏之蒼頭也李氏本亦世家子得祀  
江夏王廟吾與對舍於長安崇義里遂將衣質酒  
命余合飲氣熟杯闌因謂吾曰李長吉爾徒能長

侍兒小名錄 續前

調不能作五言歌詩直強回筆端與陶謝詩勢相  
遠幾里吾請撰申胡子臧栗歌以五字斷句歌成  
朔客大喜擎觴起立命花娘出幕徘徊拜客稱善  
三弄於是以弊辭配聲與予為壽 李賀集

謝秀才為妾編練改從於人秀才引留之不得後生  
感憶座人製詩嘲謝賀復繼四首 李賀集

梁元帝為妾弘夜妹謝東宮賚合心花釵啟曰夜妹  
昔往陽臺雖逢四照曾遊灋浦慣識九衢未有仍  
我爵釵還勝翠羽飾以南金裝茲麗玉修靡夫人

本分章華之裏中山孺子獨荷春宮之恩有志當

能無期投閣 藝文類聚木門

梁元帝為妾夏王豐謝東宮賚錦啓略曰舒將並石  
堪來暮雨縈持結纜剩可蕩舟 藝文類聚錦門

長沙定王發母唐姬故程姬侍者景帝召程姬程姬  
有所避不願進而飾侍者唐兒使夜進上醉不知  
以為程姬而幸之 前漢

廣川王去有所幸姬王昭平王地餘許以為后去常  
疾姬陽成昭信待視甚謹更愛之去與地餘戲得

侍兒小名錄 續前

十一

信與昭平共殺昭信  
哀中刀笞問狀服欲與昭平共殺昭信笞問平不服以鐵鍼鍼之強服乃會諸姬去以劔自擊地餘令昭信擊昭平皆死立昭信爲后幸姬陶望卿爲修靡夫人主繒帛崔修成爲明真夫人主永巷昭信復譖望卿云云後云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譖之云云

前漢

禽滑釐問於子墨子曰魯氏有叔姪同處者叔曰無恒姪曰數奇無恒有妾曰善汝蓄私夫以生子曰不類數奇愛不類如其子無情久乃告數奇曰不

類非吾子他人之子也汝勿以爲弟

李文公集

王丞相有幸妾姓雷頗預政事納賄蔡公謂之雷尚

書 世說

修麻夫人王繡帛崔修成君可其夫人王亦老昭  
信復諧望卿云云後云數召姬榮愛與飲昭信復  
諧之云云

書世遠於子墨子曰魯氏有叔姪同處者叔曰無

王丞時有幸妾披雷馭箭如事赫顏蔡公簡之雷尚  
醜非吾子此人之子也以此為榮

李文公集

